

足本

曾文正公全集

● 编纂

清·李翰章

● 校勘

清·李鸿章

第五部

□ 书札续抄

□ 经史百家简编

□ 鸣原堂论文

□ 求阙斋读书录

□ 孟子要略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青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
蒋介石终生研究曾国藩

校注 宁波 等







足本

曾文正公全集

清·李翰章/编纂

清·李鸿章/校勘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第五部

书札续抄（二五六五—二七五五）

经史百家简编（二七五六—二八七一）

鸣原堂论文（二八七二—二九四一）

求阙斋读书录（二九四二—三一四九）

孟子要略（三一五〇—三一八四）



书札续抄

卷 一

复严渭春* 中丞

军务旁午，未得时通笺候，昨辱翰教，约以共讨苗逆，并审剿擒大捷，豫省兵事废弛久矣。阁下莅任伊始，创立骁果营，拔将才于下僚，练生兵为劲旅，期年之内，壁垒一新，遂使凶逆歼除，威棱不着，慕容出奇于东涧，韦睿决胜于钟离，以古方今，亦何多让！东省窜匪，迭经败衄，僧邸乘胜逐北，已抵邳州。此股扑灭，齐豫皆可肃清。新主乘乾，南北迭奏捷书，曷胜庆幸！苗逆狂悖罪不容诛，翁中丞始则屡疏保其忠良，以贻养痍之患。继则屡疏表其必叛，以着先见之明。逮苗逆围寿七个月，又屡疏请援请饷，不谓城破之后，既不能引决殉难，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，团练之有罪，是非颠倒，令人百思不解！然既已入告，自当静候批谕，豺狼之性断难驯扰，勉强羁縻，为患更大。倘竟用抚议，则将来之变且不可问。目下庐郡未复，多都护难以越剿寿春，李希帅新受抚鄂之命，亦难遽来皖境。彭雪帅新擢皖抚，所部但有水军，别无陆师。九舍弟一军分守安庆，庐江，无为，枞阳，运漕，东关，六处，只堪自固，无力进剿。且当置苗逆于度外，俟庐州克复，李帅所部全驻六安一带，然后敝处亦拨一旅，会合雄师，同讨苗逆，届时再行会奏。此际且姑与之虚而委蛇，与之为无町蛙，拙见如此。不审卓裁以谓何如？舍弟回湘募勇，期于年底到营。俟以新兵换出防兵，再筹，进取方略，

* 严渭春即严树森，字渭春，四川新繁人。曾任河南巡抚湖北巡抚等职。

浙事日棘，萧山、绍兴俱已失陷。纵宁波藉夷人之力，得以幸完，而宁饷为绍萧之贼所隔，衢兵为严兰之贼所隔。省垣诚有坐困之势。杭倘不保，湖州上海恐为其续。东南海滨，逆氛连为一片，更不知如何敢拾？胡润帅竟尔不起，尤深浩叹！忧国之诚，好贤之笃，驭吏之严，治军之整，不特当世所罕见，即古人亦岂可多得！昨具一疏，略陈苻绩。咨达冰案，想阁下亦同深感怆也！

复袁午桥* 星使

来示欲催李希庵速赴新任，共图苗逆，犹是两月以前情形。自胡帅沦逝，李公改署鄂抚，而事局一变。自苗逆攻陷寿州，而事局又一变。弟与官李诸公，前此两奉寄谕，令解寿围，即定援寿之议。李希帅派拨马步二十三营，陆续驰赴六安，而寿州早已沦陷，致敝军与尊处又有不能合并之势，可叹！可恨！苗逆之变，翁中丞往年屡疏保其忠良，以养痍而貽患。今春屡疏表其必叛，请声罪而致讨。迨寿州被围六七月，又屡疏请援请饷。不谓城破之后，既不能殉节，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，团练之有罪，是非颠倒，令人百思不解。此次批折未回，自当静候谕旨。然以理以势，恐未可再事羁縻也。此间克复安庆后，本可长驱东下。奈地广兵单，不分数布。九舍弟所部万人，分守安庆，卢江，无为，枞阳，运漕，东关六处，只堪自固，难资进取。鲍军门进攻宁国，冀分浙江贼势，多都护扼守桐舒城为鄂北之屏蔽，彭雪帅向统水师，并无陆军，虽擢授皖抚，而不能办陆路之师，欲与鄂师共拨一军，先赴北路，与尊处及豫省为四面兜剿之势。目下尚有不逮，奈何？承询江鄂情形，今夏李季成上窜江西，凡陷两府十余州县。当派鲍军门赴援，所失地方，陆续克复，而鄂省亦于九十月同时肃清，现在左寺堂全军驻守广信，内固江西，外援浙江。闻绍兴萧山俱陷，杭垣危在旦夕。吴中只上海弹丸之地，远隔千里，无从兼顾。倘有疏失，东南海滨，逆氛连为一片，更不知如何收拾也。

* 袁午桥即袁甲三，字午桥，河南项城人。曾任布政使、钦差大臣督办，安徽军务。

复李黼堂方伯

十八日接十二来函，具悉一切！信州漕项，另具公牍奉达。彼时因左帅一函，慨然应允，遂忘漕项之上为禁脔，下为私橐；疏阔殊甚！粮台保单，即当酌核汇奏。左帅奉命办理浙江军务，提镇以下，均归调遣，自不能不投袂遄征。弟已再三函恳请其步步顾定江西，惟只此兵力援浙顾江二者，不可得兼，殊深焦灼！弟亦奉命兼辖浙江，位太高，权太重，虚誉太隆，才略太短，恐遂陨越以蹈大戾。即日具疏力辞浙江军务，专归左帅督办。渠本有长驾远馭之才，无须敝处更著蛇足也。昨闻杭围已解，宁波无恙，忠侍各逆久顿坚城之下，谅亦不能更肆猖獗也。

复王霞轩太守

接前月十七手书，一切均悉。漕务大有起色，深以为慰！比来细思江西牧令之苦，以流摊、交代二者为最。一次署任，终身受累；虽罢官亦无回籍之期，虽子孙亦有追赔之苦。鄙人欲奏请道咸年间，历任交代一概免算。从同治元年起，凡交代皆不准过三个月，扫除旧迹，咸与维新。道咸年间，摊款一概豁免。同治初元以后，永禁流摊，俾牧令旷然无累，庶几争自濯磨，蒸蒸日上。拟请黼堂方伯查明交代之定例，禁摊之严旨，一一核定，再行入告。阁下领袖列郡，请查明交代任数最多者若干？摊款为数最巨者若干？便中示及，以凭核夺。总使牧令无不洁之身，而后有为善之乐。鲍春霆进兵池州，闻青阳之贼弃城遁去，不知确否？严州踞匪分窜徽歙南界，张樾园派队迎剿，曾获胜仗。恐其纠合大股，乘间上犯，已饬徽营严密防守，并函商左帅相度婺景情形，妥为布置，以固江右门户。左帅援浙，黼堂欲其出偏师以扼衢常，留大队以守广玉，所见极当。然左帅新奉督办浙江军务之命，鄙人亦奉旨兼辖。朝廷方以浙事为重，实属进退两难！

复张仲远观察

仲冬二十七日，接读惠书，并示复宝生阁学一械。名言快论，深以为佩！宝生清德谦抑，不欲发宏远之论，以渝其温恭之素；自是

天性所近，未能相强。近奉寄谕，知宋雪帆侍郎，已将此议入告。其说养兵十三万，以七万人备防剿之用，以六万人为东征之师。鄙意目下五省见兵二十余万，若骤减十万，则各帅未必允从。无论四川相距太远，不能强骆帅以二万之限。即湖南、江西虽幸安谧。亦不能令其大减防兵，致治后悔。四方多故，群盗如毛，伺隙即入，逐处宜贿！弟之不能令江西裁减防兵，犹官帅之不能令湖南裁减防兵也。以此为劳永逸之计，蒙窃有所未喻。近珂乡有钱农部，厉委员，来此乞师，情词恳切，无异秦廷之哭。此间无兵可分，许以明年另筹一旅，驰赴沪滨，左季帅奉旨办理浙江军务，弟亦承命兼辖，虽具疏力辞，要不能置浙事于不闻。增此二端，则东征之师，亦决非六万所能了。闻宁波亦于冬月八日沦陷，不识武林能否坚守待援？东南大局，百孔千疮，思之忧悸！尊处旧案既经奏雪，光复在迩，良用欣慰！

复庞宝生* 阁学

小春望日，钱农部至，奉到惠书，并读大疏，规划精详，情词剴切。农部复代述尊意，欲效秦廷之请，一拯吴会之危。闻命之余，曷胜愧悚！猥以轻材，谬膺重寄！自接两江之任，即思亲提一旅，驰赴三吴。维时部下不满六千人，自宿松掣以渡江，驻扎祁门，征兵调将，阅数月而各军稍集。乃鲍镇甫出石太而宁郡不守，李道才接徽防而歙休遽陷。忠侍辅三伪王，刘、黄、赖、古各悍党，环绕徽境，不下二十余万。破我岭防，断我饷道，又分数股绕窜江西，使我腹背受敌。几于无日不战，无路不梗。垣祁防稍定，徽郡收复，入秋以后，事机渐顺。安池各属以次攻克，敝军始有出险之机，下游弥切来苏之望。然距去夏初受命时，已阅一年数月矣。当时定议急图安庆以盐金陵之脑，进兵宁国，以附升润之背。意谓安庆纵难速下，宁国之师当可于上年先抵苏境。不料波折如此之多，迁延如此

* 庞宝生，名钟璠，字宝生，江苏常熟人。曾任内阁学士、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、刑部尚书等职。

之久！至今无余一兵一将，达于苏境，上无以慰九重宵旰之忧；定无以答三吴云霓之望。此则寸心愧憾！终宵负疚！而莫能释者也！安庆一军自克城以后，拨守各防，已分六处，更无余力可以进剿。因令九舍弟驰回湘中，添募精锐，将以新兵替防各处，换出旧兵，驰剿下游。曾经函商薛帅，拟以一路先赴镇江、上海等处，职分所在，即无台命，亦何敢视同秦越，重以垂谕谆谆，又筹巨款一万，与沪城协饷，同时解到，高义隆情，敢不敬应！已函催舍弟，募练成军，迅速东来。倘风波羁滞，到皖少迟，即令李少荃廉访，先挈万人前往。准于二月成行。水火之急，彼此共之，不敢愆期也。上海僻在东隅，不足以资控扼，就江苏现存之地面论，惟镇江最据形胜，北可联络淮扬，南可规复苏常，内可俯瞰金陵，外可屏蔽袁下河。敝处拨兵东行，当水陆布置，先据镇江再分偏师以防上海。上海东北皆洋，西南皆贼，于筹饷为上腴，于用兵则为绝地。即江南衣冠右族，避地转徙，亦宜择淮、扬、通、海宽闲之处，进退绰绰，不宜丛集沪上，地小人多，未警先扰。凡战争防守之地，宜有一种肃静之气，民情恒扰，亦足摇动军心。若无事时预为移民之策，则有事时断无掬指之争！区区愚虑，未审有当万一否？

复乔鹤侪* 都转

前此屡奉惠书，军务倥偬，未克随时具答。曾经两次寄复，道途多梗，亦不识能否递到？嘉平四日，汤委员来皖接读尊函，初七日又得去冬环章，年余始到，迟滞乃尔。阁下总持鹺务，力求整顿；遇事谘諏，胥中肯綮，深以为佩！淮盐利弊具如明论，此时江路未通，殊难着手。弟虽接盐政之篆，未能有所补救。水师护运之议，鄙人去岁曾谋及此。设立水师，首重护场，次兼护运。盖就场征课，本系良法，其所以不能行者，昔年专防出场之偷漏，近来则并防入场而攘夺。大约兵力所到之处，乃为官法所行之处。若非有得力水师，护守场灶，严查卡门，则攘夺之不禁，于偷漏乎何有？场之不保，又

* 乔鹤侪即乔松年，1871年任河南巡抚。

于运乎何有？来示称李某见盐即封，一人羈占，恐袁帅力不能制云云：若敝处不专筹护盐之兵，亦非空言所能制，奏停所能止也。拟于明春筹拨水师，驰赴镇江一带，以防剿发匪之兵，兼保护盐务之用。令李少荃率之以行，与尊处就近商办。于过坝及各小口，皆用炮船，设卡稽查。凡盐斤出卡，皆须完厘，名为立卡抽厘，实即就场征课。灶丁之盐价，不妨酌增；国家之官课，亦须大加。一税之后，他处不应抽厘者则查禁之，亦须有护运之炮船，乃能令行而禁止。鄙见如此，未审卓裁以谓何如？至洋船护运入楚弟意总觉未妥，缘和约内本有不准洋商运盐一条；我既引虎入室，彼将垄断独登。获利甚微，为害滋大。更忍之一年半载，江路通鬯，事在意中。固无虑盐之终不能达汉岸也。金运司设局以来，物议朋兴，都中弹章层见迭出，敝处于前月杪遵旨查办，亦未敢稍涉徇隐。计腊底正初扬州可奉谕旨。兹有公牍一件，密封附上，望即妥为料理。阁下屡有来营相助之意，鸿才卓识，素所倾跂！惟盐务难得替人，应俟会晤之日，再行酌商。奏事一节，俟奉到谕旨，即可畅所欲言，道途梗阻，不必先相关白。公家之利可言即言，可行即行，勿过拘泥为幸！轮船近颇通行，昨上海已解来协饷七万，尊处应解之款。可即附轮船批解。兵食正绌，得沾余润，不无裨益。

复薛艮堂中丞*

自夏秋以来，纷传沪饷充盈，俯拾即是，因为挹彼注兹之谋。爰有晋饥秦粢之请。直接到复书，并吴方伯折开各件，乃知告者过也。外间但知入项之多，不识出款之巨！支绌实情，罕能道及。乃蒙飭厉委员，解到沪饷六万，绅捐一万，杨委员又解三万，俾灼艾以分痛，造噓枯而回生。上游各军，久不见此巨款，阖营欢忭，同戴大德，感谢无似！承示杭州失守情形，可为痛哭！弟前此奏请左军援浙，冬至前后叠次函催，正在筹读进兵，而皖南警报叠至，杨逆率

* 1861年，侍王李世贤、忠王李秀成统军由江西攻入浙江，占领大部分郡县，浙江巡抚王有龄在杭州被攻占后自杀。

淳遂大股来扑徽州，三面围攻，休祁大震。又函催左帅由徽州赴援，冀徽严一路节节打通，以达杭省。何意力督粮穷，名城一旦沦陷，浙江全省仅存湖州一府，孤悬贼中，岌岌莫保！东南大局，尚复何言！王中丞大节惊然，可悯！可敬！其余殉难官绅，望尊处就近查明，开单示悉，以便会衔具奏。沪上闻此大惊，益形吃重。苏省绅董曾拟借助洋兵，亦属权宜之策，不识曾否办有头绪？尚望阁下从中主持，斟酌尽善。弟亦不以局外自处，前复潘比部一函，想邀荃鉴！兹复备咨奉商。上海人民财产，固中外官民所当共争而共守之，惟鉴匪陷焰正炽；不特麾下兵勇各宜深沟高垒；加倍慎守；即西洋各国之兵，亦须囑其稳慎以图，不可轻敌！至要！至要！敝处东下之师，已函催舍弟招募成军，迅速来皖，倘二月间舍弟未到，则令李少荃廉访先率万人启行，惟须以大队札镇江，以偏师防沪城。苏省现存郡县惟镇江最据形胜，将来恢复苏常，须以镇江为根本，实属不可不争之地也。愚见所及，亮邀鉴照！滕副将嗣林赴湘募勇，头批四千，业经下驶，仍有八千未集，恐其难得得力。已札钱户部，厉委员，至汉口截留，未募者即行停止，已募者妥为遣散。路远不及奉商，伏乞原谅为幸！撤团复奏，即由敝处主稿，会台衔。大抵团练用之于贼氛方盛之际，断难得力。须待贼气大衰，官将将撤，然后办团以善其后。俟缮发后，录稿咨阅总理衙门，信件即当照行。

复袁漕帅

嘉平十三日泐复一函，交六安、蒋道转付，徐副将赍回，想登讫室。顷奉腊八后惠函，具仰筹笔之勤，兼荷宜春之字；抚躬多愧，惟诵增惭！即维瑞集柳营，禧延椒斝。庆销兵于首序，止戈而运转鸿调膺，锡福于初元，厘瓚而休扬虎拜！英晖引领，吉颂维殷！弟谬与军符，频更岁龠！时艰孔亟，补救无方！前以雪师未克北来，楚师遽难深入，略陈梗概。时皖南犹未甚吃紧，乃浙垣失守后，杨逆围攻徽郡绝我饷道。老湘营暨朱唐两军各战获胜，贼犹不退。直待三军会合，击破严寺一股，运道始通。左帅前部又至江湾，击败后路之贼，除夕元日，徽郡渐次解围，惟浙江之贼近五十万，既收宁

绍等郡数千万之财货，又败杭城各军三、四万之降兵。今岁皖南江西断无安枕之日。左寺堂新受抚浙之命，兵不满万，何能御此无数大股！弟自须以全力助之！助左非以图浙乃以保皖也！以防江也。是弟部下诸军，仅能援剿大江以南，万不能拨赴两淮。至卢州进攻之事，全仗多帅尊处各能分兵会剿，俟多军进逼城下，再行奉商。李希帅新回皖任，闻当先至安庆一行，乃于六安驻扎老营，多至李至六，即与尊处成犄角之势矣。来书不欲分楚师之功，盛德冲怀，固堪钦企！惟楚师向来无争竞习气，虽荷推让，非所敢承！且今日中原大乱，吾辈奉命讨贼，得寸则寸，岂宜因循姑待，以后北路如有可图？即祈相机剿办，不必过执谦抑也。

复沈幼丹中丞

遂安克复左军已抵常山璞石，机势颇顺。惟所部仅八千人，既须留防，又须进剿。顷接其二十三日在常山水南发来之信，另股贼山绩溪来围我遂安，据生擒贼供：将由婺源、白沙关等处窜江西之德兴乐平敝处已调张凯章全军防守婺源，扼住白沙关，除公牍咨达外，兹将左帅信及敝处复信，抄呈台览！皖浙群盗如毛自无不窜江西之理。中路既已岌岌，东路亦别无防兵；蒋芑泉方伯以营中积欠未清，赴粤东求饷，一时不能赶到。衢防兵勇未甚得力，终觉可虑！刘养素一军驻防省河，是其专责。前经庆帅调之援浙，曾为奏留。此时接替无人，自难骤赴新任。俟奉到部文，当会台衙人告。至自下洋务，只有力敦和好。我之兵力财力，以办发捻三逆已日不暇给，岂能更为远谋？芥舟在浚，办理妥善，既据浚人环请，不宜过拂輿情。望阁下即告芥舟，勉为经理公牍，仍留尊处径行，为妥。鄙人于洋务向未谙究，朝廷不以此相责！盖既知其愚陋，又亮其事繁也。余军门所制火炮，或先购数杆一阅。其价值若干，便中再乞示及。

复多堂将军*

弟频叨非分，骤窃参政，才不称位，实不副名！仰荷褒掄，只增惭悚！卢郡附城逆垒，经雄师铲削殆尽，河水亦将放干，甚以为慰！仰攻一事，易伤精锐，尚祈再四斟酌。详阅伪文，狗首情已穷迫，其图窜鄂疆，分我兵力，亦属意中之事。前此李希帅曾留湘勇三支，分守襄阳，德安，麻城等处，鄂防并不空虚。成萧两军月初业抵距颍四十里之小游河等处。官帅又派周副将凤山，由孝感进驻三一河尖为成萧后路。贼欲绕豫犯鄂，亦甚不便。然既有此信，自当函致鄂中，早为筹备。王镇招勇，资斧原不甚丰，因其在马当有浙省应撤之勇。可以就近招集，故给银较少。昨前左两营，已由马当招齐来皖点验矣。其右后两营，赴黄州一带招募。如其缺少银两，王镇或可向鄂省禀请接济。弟当函商官帅请其照拂。两营人数无多，王镇必不赴武昌以上也。舍弟攻剿巢县一带，务求阁下随时指示机宜，俾有把握。闻金陵派大股援贼来救江北，或云伪侍王李世贤亲来，或云伪对王、洪春元带来，大约卢巢皆将吃紧，祈阁下妥为防范。

复李麟堂方伯

初二日，接前月二十五来书。具悉一切！所应复者，条列于左：

（一）敝营军饷，已承赶解五万，良深感赖！九舍弟与李少荃两军皆已敷衍启行。日来皖台窜迫如故，左帅处顷到沪饷二万，敝处即为截留。有公牍达尊处，请筹银汇解左军矣。嗣后敝处但以景镇河口两卡，协济左宫，每月可得三万有奇。此外，不谋另协。其江西遵旨协解之项，当由中丞与阁下筹款多寡，悉候卓裁！解饷之钟委员业已到营一见，倍觉素好，自宜设法保全。惟敝处现无差事可委，尚宜从容图之。

（二）建昌保案，既经办定，未便更张。惟闻被控情节甚不确实，

* 1862年2月，清荆州将军多隆阿军（多堂将军）进攻庐州，5月太平军陈玉成全部被迫放弃庐州，北上寿州。